

城市印象

文学与城市底蕴

■李 晓

江苏省南京市在去年深秋时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在南京作家叶兆言那本以南京古城墙为封面的、黑砖一样厚的大书《南京传》里，我了解了这座绵延了1800年文脉的古都，那一砖一瓦的前世今生。一个作家为母城作传，如子孙对先辈的孝顺和崇敬，让一座城市的血脉在生生不息里恒久地搏动。

回望似水流年，鲁迅、巴金、朱自清、俞平伯、张恨水、张爱玲、叶圣陶等文坛巨匠都曾与南京朝夕相伴。而在南京城当代的文学天空里，依然群星闪耀，苏童、叶兆言、毕飞宇、周梅森、韩东、鲁敏……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语言，储存着南京或变化着的、或坚守着的精神气质。

提到南京的文学地标，不得不说浦口火车站。在朱自清

的名篇《背影》里，那个身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棉袍，步履蹒跚的矮胖父亲，就是在当年的南京浦口火车站送别去北京上大学的儿子。这个经典的父亲形象，让数代读者都深深地感动于那蕴意在沉默中的厚重父爱。如今的浦口火车站，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具有民国特色的火车站，被网络媒体列为“中国最文艺的9个火车站”之一。与之相关的《背影》的故事及其文学魅力，也深深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读者和游客前来“朝圣”。

1998年春天，我从故乡城市乘坐一艘慢船去南京。船在江中行驶了三天三夜才停泊在南京的码头。当我透过窗子看到夜晚带着雾气的温润灯火时，我知道自己终于与这座古都相见了。翌日上午，我在南京城遮天的梧桐树中找到了浦口火车站。在那座有着砖木结

构、米黄色外墙以及红色大屋顶的英式老火车站里，绿皮火车正轰隆隆起程。一霎时，我仿佛听见了那个木讷父亲对儿子的叮嘱声，从南京城的天幕中隐隐飘来：“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如今，饱经风霜的浦口火车站早已完成了客运使命，但它的候车大楼、月台、雨廊、售票房、贵宾楼等部分在岁月风雨的侵蚀中依然被保存了下来，成为一座城市的怀旧之地，成为一座城市历史文化“线装书”的一页。

每当我拜访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的书店就会成为我精神停泊的岛屿。在书店里，当我的目光正好停留在与这座城市有关作家的书籍上，我就会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亲切与温暖。记得有一年我去苏州，在一家卖旧书的店铺里看见了当代作家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那是他的一本短篇小说

集。在书中，他为出入在苏州老城大桥小桥、城河城墙、码头轮船、石板小巷、石库门房、园林树影里的“小巷人物”立传，形成了一张老苏州群落的文学记忆底片。我买下了这本出版于1984年的书，如获至宝。

那次的苏州之行中，让我惊喜的是，经过笔会主办方联系，我们一行人见到了陆文夫先生。20年后，我在一篇回忆苏州的文字里，这样描述那次相见：“他瘦骨嶙峋的脸上，一双眼睛清亮如山泉，又幽深似古潭。我们围坐在先生周围，的确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老苏州城独有的庄重古雅的气场。”而今，陆文夫先生已离开人世15年了，他化为了运河边的一朵睡莲，依然为苏州发出幽香。

万里之外，我想念着苏州，也想念着陆文夫先生。我越来越奇怪，为什么我会对这些代表着某一个城市的作家，有着

遥望亲人一样的感受？上海的巴金、北京的史铁生、银川的张贤亮、西安的陈忠实、成都的流沙河……几度思忖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他们文字里的养分帮助我的精神骨骼成长和坚固，让我的渺渺人生在阅读里充满了对宏大人世的认识与关切。他们的文字，像一盏精神长明灯照耀着我，让我在人间不畏艰辛地行走，无论前路多坎坷，心里都有明光闪烁。这些文学名家居住过的城市，也因为有了文字的浸润和传承，而变得更有分量。由此，这些城市也成为了我的文学故乡。

我的记忆之海中有一座临江的县城，那里住着我的一个文友。他开一家小店谋生，还自费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每次印刷都不超过500本。他抱着一捆一捆的书，穿街过巷去送给他自以为会读他书的人。他带着谦卑且诚恳的语气说：“有空翻翻，多指教，多指教。”有一次，文友在旧书摊上看到了他送出去的书。书几乎还是簇新的，感觉一页都没被翻过的样子，于是他买下，又沿路送给了一个居住在县城老巷子的人。幽深老巷子里的老墙，吃水过多后爬满了浓郁的苔藓。“出息了，出息了！”居住在里面的一个退休老人哆嗦着、激动地抱住我这位文友。他是文友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那天中午，老师执意留学生吃了午饭，炉子里的炖肉很香，两人谈天、品美食甚是快哉。时间过得很快，他们离别时再次拥抱。一个月后，82的老人拄着藤木拐杖按照文友留下的地址，恭恭敬敬送去了1万多字的长篇小说读后感。

这样一座县城里孤灯青卷下的文学“无名之辈”们，同样也汇聚成了参天大树，扎根在我精神的土壤深处。

文学之于城，就像雨露之于大地，润泽着每一个居住其中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

惊鸿



（十一月中旬摄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自治州温泉县鄂托克赛尔河谷）

银装素裹

中新社发 胡维斌摄

日子

给冬天“补红妆”

■李秀芹

我的一位朋友退休后，在乡下租了一块地，盖了几间房，养鸡、种地，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一个周末，我去她家玩耍，远远就瞅见她家院子里的树上高挂着一串红灯笼，大门上还贴着对联。

走进院子，我看到房屋门框上也贴着对联，就连花盆上也贴了红纸。看来朋友家有喜事，她家孩子都结婚了，估计是同族的孩子结婚给贴上的。

我在院里驻足喊人，朋友闻声出来。我瞄了一眼对联，

问：“家里谁结婚？”朋友回答：“冬天结婚。”

“冬天？冬天是谁？”我问。朋友笑着解释：“冬天不是人名，就是季节。我家那口子闲得无聊，将冬天这位素姑娘打扮成新媳妇啦。”

谈话间，朋友老伴也从屋里出来，边招呼我进屋喝茶边说：“别听她瞎说，我这顶多算把冬天装扮成过年的模样。”他这样一解释，我顿时觉得这家还真有点过年的味道，红红火火，喜气洋洋。

朋友和我吐槽老伴，说他自从开始学书法，每天都练字，如今虽然字练得差不多

了，但写了送人肯定没人要，苦于无处显摆，便写完贴门上、厕上，家里的鸡是有毛贴不上，不然也顶一副对联满院跑。家里的对联隔几天就换一轮，始终保持新纸新字新气象。为了衬托对联，朋友的老伴还配套写了喜字、福字到处贴，前几日还买了一串红灯笼挂在了树上，说是增添气氛。

朋友虽然嘴上“讽刺打击”老伴，但我看得出她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坐了半日，与友喝茶、闲聊，不时瞧瞧外面风景：冬日的小院，花草枯落，树叶凋零，本该一派肃杀之象，让人心生悲凉，但经过

红色系列的装饰，小院一下变得鲜活亮丽起来。冬天的底色纯净单调，更加衬托出了红色的热情奔放。院子里夺目的挂红景物，就像一位身披红色斗篷的少女，若站在繁花绿树间不觉显眼，但若立于白雪覆盖的山野里，便会一下子吸引众人的目光。

那天，我在冬日访友，恍惚间有种春节串门的心境，交谈间也说起了过年般的喜庆话，因为那些哀愁忧伤的话儿好像与院内气氛不符。朋友老伴说：“人到了老年，余日不多，不知道还能过几个春节，所以呀，要珍惜光阴，把每一

天都过成年的模样。夏天将家装扮成冷色调，冬天将家装饰成暖色调，既互补时令，也抚慰了心情。”

朋友老伴的话让我感慨良多。其实，不止是老年人，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在流逝递减。从这个冬天开始，让我们以欢度春节的姿态过好每一天，把每一天都过得喜气洋洋，把内心的角角落落都贴满喜庆春联，让大红灯笼在心里温暖闪耀，多说暖言，多展笑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向冬天和生命致敬，在温暖干净的时光里静等春暖花开。